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三

吳興姚

鉉

贊甲 摠六首

帝王一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將相功臣四

凌煙閣二十二勲臣贊 呂溫

三賢贊 司空圖

自題寫真贊 裴度 張荊州畫贊 呂溫

庶官一

右丞徐公寫真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  
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蠶螟歲息銷蓬宇為休氣驅戎狄為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第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

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蕤於圖  
謀矣。皇上以爲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  
予欲作績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  
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爲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竒彼淖  
冰之術，從僇佞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  
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近  
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  
竒相，是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  
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竒，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微，  
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髯焉，末臣奉  
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无氛，西  
伏豎昆，稽首稱臣，覆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

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旣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真，崑閬仙  
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網緼，  
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  
聲玉振，大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  
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 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輿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  
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  
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  
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  
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  
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  
聖唐乎。至若唐昔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若不  
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  
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  
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  
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  
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  
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  
忠貫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  
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  
末也大不偏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  
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  
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爲

業  
家

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覩涉  
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讚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  
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  
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  
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適  
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示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  
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統使父兄  
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  
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與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維  
牙我父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  
策千里來謁帝闈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  
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  
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  
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  
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邦  
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撫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呼  
梁公

杜葉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棟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  
人相攜公與房梁公同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  
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悃悃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  
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嘗事李密沈浮變通龍戰  
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入或有言秉德不撓  
與封德彝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  
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臣飾聖  
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理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  
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覩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  
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稟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孽亂嗣爭窺神  
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  
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

天 於 光 祥

餘夜 寧 心 若 武

將正之以王帝躬試以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歟莒公王佐之材閒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擎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高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熨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颺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巖象鐵山積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螽狂東據河洛焚焚封豕鯁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皇傑宗捷于高祖與勳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猗猗雷鼓

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  
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  
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揔帝元戎震唐天聲瞋  
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  
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  
庭出權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勲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宗賢傑潛屯帝  
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戈  
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  
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  
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  
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豸鬚或詠德音羽林  
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  
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伉伉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金剛躍入  
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  
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願  
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觀  
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雪

泥

電殞

握

化原

出馳聘開

徒咸

沈

白日

常德敷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鬱為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蠱。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為唐貞臣。

張郊公公謹

有倬郊公，屹屹而貞。侏侏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為先知，是筮是咨。郊公巖然，排闥折箠，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郊公之力，公之云云。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若臣之間，負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

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于。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公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荐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鄭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為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

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鼉轉山沒遂作心膂爰

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鷄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

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秦胡公攀龍上天續翻鵬翼積

風乃聳栢栢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颺倒溟波鯨鯢

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騰風躍雲積

忠累仁光有厥動建旌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扃達晨天子

之使駐車軍門軍屯章乃外壁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佻佻栢栢

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

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

嘗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為君臣奔奔煌煌為龍為光

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

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

勞臣揚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真贊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裴度

張荊州畫贊并序

呂溫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一年後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滯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譏攀帝檻曆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為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秉豐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禡我公袞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肅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

歷之為公者意頁乘

萬意

而扶之舉為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

事術

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欬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

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某

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

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

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

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鯁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

頽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傲爾夙夜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并序

待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

事靡監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

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

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擎跽揖讓俯僂拜謁

獨孤及

志

容慧名宇

馬容真

上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 李白

圖畫六

龍馬圖贊 柳宗元 騶虞畫贊 白居易 猊屏贊

畫鵬贊 怪松圖贊 陸龜蒙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鷲鳥一

雙白鷹贊 蘇頌

絕藝一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雅樂二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

蒲津橋贊 張說

二孝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  
以哀穿墻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  
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  
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纒草木  
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  
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  
既不忍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  
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  
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  
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沉百行之宗

不於煙

慘

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朝陞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  
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為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自天命降  
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為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  
哀繫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  
為奠茅蒲為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相庭既  
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  
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慘我蒿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  
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冰  
塞津吾將乎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  
上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  
涸秦短世而漢維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

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僕僕  
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  
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  
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劔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為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  
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南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日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貺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為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為珪為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為山為林孰繫  
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  
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簪

及過

言 浮 邑子一作嘆

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為春臣漢避秦惟茲  
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身于澗之濱不迷其津繪事既素孰知其  
故想像儀形念茲丹青曄曄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往時  
鳳豈無德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世德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王  
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蹙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間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  
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有四君歿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  
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爾  
三千之人何為哉悲夫人之貴也為身四君之貴也為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

贊曰

曰人為身萬二千人為耳目四人為梁萬二千人為棟桶有危可  
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  
自是妻不睦夫又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  
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  
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考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  
國蜂起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  
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  
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  
為祥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  
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

帝踐祚拜太保爵爲公年八十餘賜几杖不朝爲國元老祥臨薨以佩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乃覽拜光祿大夫封即丘子門施行馬覽生無軍長史裁裁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匡輔中興遷都建業元帝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夷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邈風鑿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絜恬虛簡潤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機敏藝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內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徒石泉康公其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太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

馬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組龜鳴玉紫蓋朱軒赫奕蟬聯續紛菴藹市朝亟改而無替舟壑驟遷而不易衣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豈不美哉雖復魯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衮石奮石慶恭睿重規胡質胡威清廉疊軌父子儒學栢榮與栢郁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髻鬣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晤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無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纔及成童已爲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歷仕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旣以賢良文學舉又以夙行公方進遂乃昇臺府拜卿僕三典名嶽一佐神州始學之今

得而行之以明察禦姦豪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  
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  
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  
執螭劍出納王命弼諧帝猷理在將順怡然而奉旨事當進色侃  
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獎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  
倫乃遽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孟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  
興祖之本惟葛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寵之奏藁咸削孔光之  
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  
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騁思  
於九流之域雖堆棧盈机積訟充庭汗簡懷鉛晷刻無捨所莅之  
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上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  
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  
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  
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  
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僖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  
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  
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賓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爲臣履  
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像贊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  
衆生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  
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  
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  
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

相之賓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贊。庶觀者有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萬化无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啓權顯

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无有異，怕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竟妄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摠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没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璫瑠璃，爲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太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薰脩於景福。誓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

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無量壽長旋玉毫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張說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宛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藝業脫若遺塵矣常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

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祀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具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畫贊

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

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無所

何去住何所

六贊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我師西來傳乎真訣大輪當路小乘三轍真真世人初見日月權跡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勞形駭俗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漏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筌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為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澹而不移聿來化人慈力所為

李居士贊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績生為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為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髦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亂帝

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危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禽淪兮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陪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騶虞畫贊并序

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證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視首虎軀是邪非邪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獬廌畫贊并序

白居易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廌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鐵美溢獬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墮銖銅寸鐵固有子遺悲哉彼獬無乃餒而嗚呼匪獬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鷲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劔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

卯不鷓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窅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知我兄

怪松圖贊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困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予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脆者則磔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己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空憤激託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何奇怪之若是

愚之

阨號呼嗷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之指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邪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松生陰隘巖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為怪魁是以贊之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樾丹眸星皎昂然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景以浮煙

雙白鷹贊并序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春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

白

明軒志

欲飛

露

吾

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颺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願  
駟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鷄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祇膺聖圖  
欵若王道方寶賢重毅尊儒食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  
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  
卻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  
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  
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成則重況此鳥猛過於衆  
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絳其翼  
則成文彼籠而服之鷓也能果祭而戴之蟬也能絜矧乎職命司  
寇師惟尚文聞箴刺姦擇善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  
此謂備於圖而儆在位也微臣奉制收捕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  
乃奮威將軍所徇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  
紅點文其綵章下韡必中惟史之良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  
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子壯哉古今  
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  
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  
之皮象而射之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  
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  
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毅弓鳥下拾矢後  
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  
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  
重圍搖輓轡而百萬洞開驅橐駝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懾東  
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若  
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鏃曰賈予  
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虺虺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

夫莫亢而公馳單騎，殼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翫，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兔，聯鷲鶴，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窟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高，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旣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憬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旻慄慄，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栢栢，人反如虎，勁弓雷

霹，長矢電激，中口穿骨，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沈冥，喪精禪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卞莊俟鬪，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援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旣夷，狄人來降，收闔罷局，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霹靂琴贊 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爲異，是琴也，旣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超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辭。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

實為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為絳綺微聲繁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關秦柵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千艘辦脩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洹初解流斯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捩或捩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什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伐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紆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

代

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成車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渾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真浮梁又跡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斯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四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註精表

高適

為并州長史張仁直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配祭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魯

教化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請削爵一抑損外戚

表

李義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義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平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異部

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緊關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

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  
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  
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  
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  
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  
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  
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  
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  
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  
經緯天地矣除剋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

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  
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  
六龍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  
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  
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  
奉表陳賀以聞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龐  
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  
仁祖禘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蕝桴土鼓致其敬  
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玉斝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  
不聞秦之增封也覬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穰除災害雖無文而咸  
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

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  
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尺成池屢奏太族登  
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燔高達風清而  
蕭鄉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  
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  
幽遠頑豔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  
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  
許以親覽觸綸星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  
其儉也棄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  
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  
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籠鳥飛舞率  
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  
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  
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  
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  
喜怒上虞誠欽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真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  
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  
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  
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  
恩思效之心嗟嗟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  
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  
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  
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

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

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無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側。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三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

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滯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

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較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梳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時亦宣諭德令諫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怒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怙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竊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

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  
僉譖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  
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  
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  
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  
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  
死罪謹言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請願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感其化者  
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  
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  
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

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  
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  
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  
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與  
權輿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  
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  
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得弗及舜仲尼雜  
目其書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  
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  
善其不為帝典宜矣凌夷僭亂以暨暴秦刻亂墳籍瞽聾兆庶王  
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家  
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  
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  
續后夔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長

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  
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編服  
異夫湯武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拜浞之驟移其  
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有漢  
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  
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荐  
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踈矣又况  
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  
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  
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  
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  
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也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  
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

名

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  
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  
薰風至故以騰子妙而絕景挹媯郊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  
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  
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  
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  
之德耕牧解暇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一  
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  
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  
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揔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  
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也  
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議備矣孔聖沒  
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縱橫漢臣  
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

李澤

人存易簡之旨盡其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撫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玉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上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朝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

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  
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  
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  
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  
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關旁通天地  
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  
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  
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  
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  
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  
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一  
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

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  
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  
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  
之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迥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  
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  
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光帝載標榜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爲得特  
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劣  
謬忝藩條曾微消塵以荅萬一恒馳北極每切子牟之戀遥奉南  
山願效封人之祝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封邑厚  
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  
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  
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鳴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撓出巡後議置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先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

統

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裹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宥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批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鄜一戰而大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

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竟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旣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

唐瓊

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徵殷旣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王之鼎鑄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澄瀘膏餗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縶

此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開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異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臣某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鮪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太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地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

五禘以爲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文  
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  
秩百神谷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  
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  
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  
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  
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  
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  
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  
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  
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  
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

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  
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  
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  
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  
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  
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  
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爲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  
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爲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  
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

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脩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焚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天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旣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譏謀深近囂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

則

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閭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豐招酷罰待斃苦壤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異存識爽少訓覲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旣因災眚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五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熒文明刻于家塾

祥



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  
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  
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  
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  
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  
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  
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  
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  
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日固萬  
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

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榮今聞謹言虛懷以改言今也其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說姦臣同惡賞罰紊施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  
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  
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危眉貽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  
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  
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  
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  
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  
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

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慎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  
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  
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  
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  
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怒  
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  
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  
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  
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  
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  
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  
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  
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

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  
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  
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  
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  
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  
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  
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  
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  
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  
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  
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  
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干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  
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

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脩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

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  
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  
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  
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  
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  
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  
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日月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  
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父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  
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  
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  
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目不得  
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  
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獸之樂翫不得  
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  
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  
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  
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  
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  
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  
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  
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

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  
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  
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  
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  
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  
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  
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  
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  
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  
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  
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  
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  
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  
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

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  
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  
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  
漸踈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  
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  
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  
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  
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  
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輔之  
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  
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  
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  
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

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  
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  
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  
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  
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  
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  
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  
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  
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  
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  
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  
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牙盤石之勢也又  
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

日賦

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撰  
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  
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  
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  
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  
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  
之潤下澤漏植物利不涸哉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  
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季禍難竄用耗息陛下君臨宿  
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為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  
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  
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脩輿人有  
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於

智

歲

澤

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吸噍，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潦。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瘡，勸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鯁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

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存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蘇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

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訾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之會觀指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閔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大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平栢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臣飭頽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

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天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

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  
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  
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  
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支於學官  
雖章句大脩而此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將迎  
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富盛時  
因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  
之違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  
鬱快其胃襟嗟惜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  
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  
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霸道无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殿穴發揚  
於伏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騫以詞讓文征

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  
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  
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謙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  
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  
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  
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旣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  
鬼神德豚魚甘董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  
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  
刑辟

刑辟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主號七十一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又息忽震則驚雲霧又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俾造化補時政繫公

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詳高、梁、朱、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竊、杜、子、代、用、其、春、馬、駮、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

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有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書，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倚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此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

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污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王金銀，有司則以篋籠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煩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三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又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

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互以  
頑才于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  
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  
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臣等伏以高世美行不與時俱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丙 摠八首

書奏

大葬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一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進貢一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三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樵

邊事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

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

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

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鑿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厭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

之聞耳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  
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  
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  
餘得保性命天子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  
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  
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  
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  
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  
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  
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  
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  
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  
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  
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

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永終豈  
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  
以爲美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巍巍大聖繫帝登皇日月所臨莫  
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  
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岑南對嵩印西  
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  
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  
灑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  
湖海之利西馳崑澗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  
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灑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  
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聞  
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  
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  
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

屬交表游遊王國故知  
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  
致進身岩谷滅迹朝廷猶  
念妻敬妻輅不非其議圖  
深策乎萬全取鴻名于千  
古誰獨何性而不及之哉  
所以致爾龍麟死而無恨  
歷萬有一中或臣答焉  
臣子昂誠惶誠恐揚首

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衰敗於斯濫矣實以時  
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  
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  
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  
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  
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  
牢之鎮盜教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  
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  
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  
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存

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  
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  
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  
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  
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  
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  
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  
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  
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  
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

章曰

之實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  
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  
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  
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匱，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  
關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  
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糝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  
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徃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  
廷，必没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  
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

高郢

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  
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  
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恩，惟  
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  
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  
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  
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楨，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  
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  
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  
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  
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  
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間者，昆吾  
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遺將攘  
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

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眾、資糧靡履、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修費、以恤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酷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入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眾、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濡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詭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

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

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歎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歎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為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杖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男也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甍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

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籍若干兵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三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摧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囂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

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  
髮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  
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  
太平之事異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髮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戎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  
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  
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  
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  
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  
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  
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  
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  
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

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  
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  
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  
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  
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  
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  
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  
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  
費更多粗設綱紀息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  
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  
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  
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  
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  
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

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  
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征郎將劉  
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  
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  
叅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  
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揔管五十七州巨猾  
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  
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  
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  
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雋府  
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奏表書疏

摠一十三首

疏

政事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張度

學校二

請崇學校疏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李絳

巡案一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李嶠

罷兵四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呂向

寺觀二宗

諫造大像疏 秋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關市一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

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又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

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  
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  
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  
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  
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  
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  
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  
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  
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誠往者貞觀之初  
率土饑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怙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  
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  
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  
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  
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

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  
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  
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  
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  
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  
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  
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  
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  
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  
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  
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  
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  
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  
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

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河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明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

衡建膺寶鏡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推蘇莫爨糠粃靡資不暇聊坐方憂轉死偶會昌運盡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遠官減撤外廩場無蹴踟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運惠恤惇發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

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烟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甦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土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觀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顛顛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天時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不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

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

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于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

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疏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

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  
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  
造特鑒愚言起茲廢隊弘於教化興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  
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  
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  
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  
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  
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  
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  
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  
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  
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

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  
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  
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  
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  
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  
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  
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  
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小國之庸  
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

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

招募投戎

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曠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與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

頌  
改補今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析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

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

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  
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積踰海分  
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  
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  
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  
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  
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  
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棄子育蒼生之道也  
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  
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  
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  
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  
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  
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

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  
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  
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  
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  
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  
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  
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  
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  
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鳴梟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久  
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  
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旣懼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  
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

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  
仗仰英姿之西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  
以馳逐使操刀矣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大過未敢取  
也雖聖曾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大  
吠交肆盜憎判卿詭動何羅竊至暨逼嚴蹊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  
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  
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官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  
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  
肌膚不辭筆楚遊僧一說橋陳禍福翦髮解木仍慙其少亦有離  
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  
動有經坊闌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

久視元年秋七月太府欲  
造大像使天下僧尼自出  
錢以助其功故有是疏

敷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隄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遊罪併集法門  
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  
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  
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  
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  
無量何必更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  
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  
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  
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  
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僱作皆以  
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  
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景雲二年夏五月為二公  
王遊祖通存氏后甚多  
用功數百萬冬十月石補  
前考者考工既諫福不見  
後而三委其四直是日瘞  
宏御子大門引大臣臣制責  
以政教多缺水旱為灾府  
庫益竭傳史日滋谷罷  
知此事極三思

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  
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  
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  
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  
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  
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雋  
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  
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  
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  
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  
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  
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  
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  
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杜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

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  
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  
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  
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不調疾  
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永受終  
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  
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  
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  
龍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  
下人咨嗟未知調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  
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  
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  
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

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見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兒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兒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兒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

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異謀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關

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叅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叅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叅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叅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喧鳴則鬻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動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云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益欲帑

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訛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

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異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尙

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  
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地理國若不足  
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  
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  
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  
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  
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  
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  
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  
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聞以爲明天子愛人雖舜禹  
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  
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

地之厚五嶽之絲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  
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  
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  
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  
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  
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  
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  
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  
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擬豈蒲蕭輩  
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  
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掛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論職官多濫跡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

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真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水固戮樊世以除讟處猜嫌而益信行聞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

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入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異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

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敬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爲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椽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

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号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踈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成禮，闈州貢賓，王紛諱於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

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  
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  
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入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  
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  
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  
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  
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  
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未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  
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  
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  
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  
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  
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以效

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  
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  
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  
挺秀有效技之編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  
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  
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  
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  
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  
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  
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  
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  
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

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寤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寤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沉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

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與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

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漸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什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

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壽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

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平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

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敦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  
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  
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  
子孫之道也高祖不以分人爲貴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  
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棄新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  
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  
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諫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  
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  
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以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  
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  
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

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  
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  
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  
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  
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  
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  
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  
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  
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  
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  
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  
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

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蘊蘆之須毀見機而作  
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  
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  
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  
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  
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  
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  
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  
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  
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  
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  
赦之罪皆深爲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

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爲理  
于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  
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  
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  
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  
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  
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  
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立勳之類  
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  
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  
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  
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  
冤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

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坦族滅信越菹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

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兇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綸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

臣聞春鳥鳴于獻歲，感時  
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特，士  
有賤而志忠者，乃述勳義所  
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  
謀，心恨貌恭，明時之所宜  
是，以陰賊掩義，不容唐帝  
之朝，竊身乘權，終遠漢皇  
之制，中書侍郎李

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  
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  
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  
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挑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  
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  
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  
小貪治容之奸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  
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  
可容金風戒節王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  
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  
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  
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異其俯安

危疑上副恩遇况陛下授以神策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  
而李聽擁旌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  
屠戮亂衆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  
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徒苟免不憚包羞蔑棄朝章  
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  
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  
苦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  
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視含弘不  
實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  
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  
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

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關館穀向有三  
載縣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  
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  
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  
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  
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  
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  
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  
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  
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  
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爲虛邪實邪若以爲實陛下以今  
日之事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  
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

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  
恨陛下不練士卒踈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  
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  
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  
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  
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  
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  
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  
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  
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  
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  
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  
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